



中国工农红军全传

ZHONGGUO GONGNONGHONGJUN QUANZHUAN

(六)

刘秉荣◎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工农红军全传

ZHONGGUO GONGNONGHONGJUN QUANZHUAN

(六)

刘秉荣◎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一八五章 红三军抵黔东

枫香溪会议

红3军西渡乌江之后,越过川黔边境的鸡公岭、凉风丫山口,进入了黔东地区的后坪县属的塘坝地区,虽然这里敌情不严重,但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无法养兵。于是,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决计南进。经婺川干水坝、德江泉口司,又越过马纳河,占领了思渠。川军见状,怕红3军东渡乌江,遂调重兵于东岸防守。贺龙却挥师直逼沿河。1934年5月31日,到达了距沿河县城十三公里的粽子岭。沿河位于乌江西岸,黔军蒋丕绪部傅衡中旅之彭镇璞团和川军一个营于此守城。傅衡中得知红军压境,即率主力逃去,留下彭镇璞一个团驻守沿河县。彭镇璞闻贺龙兵至,慑于声威,也不战自退。红军随后追赶。彭率兵逃到乌江东岸,红3军遂占了沿河县西城(沿河县城坐落在乌江两岸,东岸为东城,西岸为西城)。红

3 军人马占沿河西城后,即向东岸发起政治攻势,彭团慑于红军之威,无心恋战,于 6 月 1 日,又弃东城而逃,红 3 军遂又占了沿河东城。6 月 2 日,红 3 军撤离沿河县城,向小井进发,击溃了酉阳、沿河团防联军和沙子区团防军,于 6 月 2 日占领了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随即成立了以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为委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夏曦为主席。

当时的黔东一地,仅为乌江两岸、梵净山以北的婺川、德江、沿河、印江、松桃一带。贵州历来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之说,而黔东一带,山岳连绵,乌江直贯其中。没有公路,没有车道,只有崎岖不平的人行小道。运输全靠人挑肩背,食盐布匹都靠外地运至,农产品外运亦很困难。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苦,共产党的基础甚差,神兵很多,人民对红军不了解。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对这地方也是鞭长莫及,因此,黔东一地没派重兵把守。红 3 军一入黔东,不光那些团防兵都吓跑了,老百姓因不了解红军也都吓跑了。前文述过,1934 年春,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指挥第 25 军同湘西王陈渠珍一番大战,王得胜。而后不久,王部驻铜仁的车鸣翼师,又同陈渠珍暗中勾结一起,大战王家烈。时王背腹受敌,一面防西路军阀犹国才,一面又要与车鸣翼作战,搞得筋疲力尽,十分狼狈。而此时王家烈的另一个师长廖怀忠,早就怀有异心,受人挑拨后,公开反对王家烈,阻止黔军向黔东进军。军阀蒋在珍更是早就与王家烈有隙,此时也趁火打劫,起兵反对王家烈,黔军的火拼,为红 3 军进入黔东提供了客观条件。

红 3 军人黔后,贵州省“剿匪”后援会急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文称:“国民政府主席林钧鉴,赤匪猖獗,流毒数载。江西赤匪老巢,经蒋委员长督军‘进剿’,已渐次肃清。川湘鄂各省赤匪,经各省‘会剿’,亦已分途逃窜。但贺龙匪部八千余人,最近由四川彭水窜入黔境,后坪、婺川、沿河相继失陷,该匪有侵占黔北以作匪巢企图。警报频传,情势严重。查黔省地瘠民贫,自卫能力薄弱,若为

赤匪所乘,后患不堪设想。省主席兼军长王绍武深悉赤匪诡谋,已派劲旅‘进剿’,各界为援助政府‘剿匪’,已组织贵州‘剿匪’后援会,于6月2日成立。贵州民众誓群策群力,协助‘剿赤’。惟念匪势猖獗,诡谋百出,若不幸匪势扩大,则不仅黔民惨遭浩劫,西南亦将动摇。仰恳中央对黔省‘剿匪’军,迅以充分接济,并请电令川湘将领协力‘进剿’,以免残匪坐大,祸及全国。此非特黔省之幸,抑亦党国之福也。临电迫切,谨候复示。贵州全省‘剿匪’后援会叩,冬(2日)印。”

蒋介石闻贺龙率红3军入黔,即连电刘湘和徐源泉,要他们对贺龙人马进行“围剿”。蒋氏示刘湘的电令称:“据王主席感电称,黔省各县,素称穷苦,驻军复杂,力嫌单薄。贺匪善以利诱,恐被煽惑,而职部大部兵力,远在西防,该匪若稍得逞黔北,后患何堪设想。拟恳请刘湘总司令转飭川省‘追剿’部队,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合歼,等情,除电复外,希查照办理。特复。中正冬印。”蒋氏示徐源泉电令称:“据报,贺龙股匪已窜入婺川、后坪、濯水一带,与杨畅时及神兵联英会各股匪联合,已成蔓延之势,黔军防广兵单,无兵兼顾,请飭川湘鄂三省,各派劲旅分道入黔,穷追痛击,务绝根株等情。除电复外,希各部不分毗连击袭,并由王主席抽调得力部队协同‘围剿’具报。中正冬印。”

上述两电,已于1992年编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

6月16日,红3军进驻了沿河县的枫香溪(今属德江县)。枫香溪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横贯其中,周围有乌江、梵净山,群众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而国民党军力量极弱。部队到达了枫香溪后,红3军的干部战士,从上到下,都一致呼吁不能再盲目乱走了。这天晚上,贺龙、关向应、夏曦三人坐在了一起,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夏曦说:“蔓伯呀,我还是那句老话,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有个滩头,咱们红军没个根据地怎么行呢?没有根据地伤病

员不能安置,兵源难以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得不到扩大。”

关向应也对夏曦说:“蔓伯,这里没有党的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我们要组织宣传队伍,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

贺龙又说:“蔓伯呀,红3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儿。”

关向应接着说:“蔓伯,胡子说得对,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再有,这里神兵很多,我们要尽量争取,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

夏曦默默地听着贺龙、关向应的话,他没有像以前似的,听到不入耳的言语,就拧眉毛不耐烦。湘鄂西苏区的丢失,大批干部被杀,红3军的战斗力已锐减,军心士气低落,部队东游西转没个立足之地,这一切,使得夏曦神情颓丧,他也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夏曦叹了口气说。“就依你们的意见,分局召开会议,研究一下下步工作方针。”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枫香溪的一座木房之中召开了。在会上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第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第三,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

这时候,红3军只有两个师,即第7师和第9师。党、团组织恢复后,由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黄新远为政治部主任。第7师师长为卢冬生,第9师师长为钟炳然。

枫香溪会议之后,关向应下令从红3军中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几个宣传大队,分头到各地宣传。同时做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杨秀山、范忠祥分别担任红7、红9两师的宣传队长。通过宣传,出告示,写标语等方式,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苏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军阀的罪恶。夏曦又亲自起草了八条纪律,下发到部队,要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为了争取神兵,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四人,以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印江各县神坛同志书》的文告,文中在对“神兵”的英勇斗争进行肯定后,指出神兵失败的原因,一是“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反动政府不推翻,苛捐杂税是不会取消的。神兵既没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所以常常遭到国民党、军阀军队严重的压迫”;二是“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组织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因而不能与反动政府的军队抵抗”;三是“神兵没有把为工农劳苦贫民的解放而斗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和联合其他力量”,而是“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跑去招安,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四是“神兵没有像苏维埃一样有全中国的联合,各地神兵也没有联络”。《同志书》提出了神兵要取得胜利的条件,为:“(一)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神坛应该赞助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完全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二)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铲除豪绅军阀,保护身家;(三)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四)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不招安,不妥协;(五)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同志书》最后说:“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即使有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愿意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贺龙在1960年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谈话时说:“大村会议还是谈肃反,也谈了发展方向问题,主要是在枫香溪行军的时候,我向小关(指关向应,下同)提出:你又不搞,那么就一定靠一个方面军。后来夏正面批评小关右倾机会主义,没批评我。这些问

题在大村也提了,我说是我先提的。银石坪会议没斗,那时候,他俩是悲观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励夏曦,并说再肃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银石坪我也提了要小关搞。”说到红3军入黔的原因,贺龙回忆说:“原来打算先把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头再占领酉阳,在酉、秀、黔、彭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交界处,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资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有利条件很多。打下彭水后,我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交换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的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晚上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去请的夏曦。小关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内容:登记党、团员,恢复党的组织,派一批干部去作地方工作,小关主要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讲的。夏一句话未说。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做什么工作……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3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神将”冉大麻子

黔东“神兵”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黔东为穷乡僻壤,政治不良,民不堪命。起初,那些无法生活的贫民,在婺川北的一个洞里设坛,三年之后,便四方传散。起初传于德江之碗平,继传于沿河境内。黔东神兵很像太平天国“拜上帝会”那样,以“神坛”作为组

织和号召群众的手段。他们立神坛封“神兵神将”，念咒语为：“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黔东神兵有严格的戒律，即“三灭四禁”：灭兵、灭捐、灭税、禁烟、禁酒、禁色、禁盗。所以，神兵为穷苦百姓所拥护。

沿河县内，有个神兵头头，姓冉名少波。他乃印江县何家乡冉家坡人，1903年3月14日生，儿时只读过两年私塾，便下田干活了。后来，到了川东丰都，在一大户家中扛活。时有个叫义章的老和尚出游到了丰都，结草为庐，要在这“鬼城”超度。丰都古称“鬼城”，迷信说法是：人死之后，到了地狱前，第一道关便是先入丰都城。时至今日，川东的丰都城中，还塑有十殿阎罗的庙宇。这义章和尚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还会“金钟罩、铁布衫”。这“金钟罩、铁布衫”就是今天的硬气功。老和尚偶见冉少波，见其骨骼清奇，甚为喜爱，便收其为弟子。冉少波是极聪敏乖巧之人，决心把老和尚的本事学到手中。于是，他对老和尚伺候得十分周到，老和尚也尽心尽意地教他。练到了第七个年头，老和尚圆寂了。冉少波哭了一场，安葬了师父。自此，练功愈加刻苦。眼看到了十八岁，冉少波已练就了一身好功夫，长得熊腰虎背，力大过人。因小时生天花落下了一脸麻子，江湖人都呼其为冉大麻子。冉少波因自幼贫寒，生就了一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性格，在丰都一带很有些名气。

在鄂西的利川县内，有个穷人，叫李焕文，因不甘受官府压榨，奋然于1921年秋组织了一支神兵队伍，约有万余人。李大菩萨高挑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两次攻打丰都城。丰都城有巨绅杨茂涛、杨开甲，养有护院兵丁数百人。李大菩萨带兵打丰都，县长弃城而逃。“二杨”的护院兵丁，亦被打得落花流水。接着，李大菩萨又率神兵攻下川东要地石柱城，把杨森手下的白登基一团人马皆消灭于石柱城内。神兵之威，吓得官绅们胆裂魂飞，纷纷四处逃遁。冉少波见国事纷乱，正是干番事业之机，又见神兵厉害无比，便决定也借“神”之力揭竿而起。

冉少波在丰都城中有位好友,人称白面秀士,大名张道伦。这天,张道伦包了场经文,想做些功德,正值妻子临产,张道伦怕秽血冲了道场,跟冉少波商议,打算把请来的大小僧人,带到城中后山的白岩洞中去诵经。冉少波听了张道伦的话,忽然灵机一动,暗想:“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便将自己的打算如此这般地对张道伦说了一遍。张道伦点头同意。

三天之后,张道伦便约了众头陀到白岩洞,众头陀刚到洞口,忽见张道伦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边跑边喊:“洞中出大仙了,口吐真言,说天下将乱!”

众头陀见状,似信非信,正打愣时,只见一赤发红面的东西,从洞中跃出,几闪便不见了。众头陀大惊失色,纷纷跪在了地上。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丰都城,都说白岩洞出了仙家。一时间,烧香的,讨药的百姓,纷至沓来。为使众百姓深信不疑,冉少波又暗中令人私刻一枚大印,装在一盒内,外边用黄缎子包扎好。这天,适逢丰都城赶场,人很多,那冉少波叫一心腹,密爬到城中繁华处一高楼上,趁人乱之时,点燃鞭炮,在爆竹声中,将印掷下。时冉少波躲在人群之中,印从楼上下落时,冉少波一步上前,将这黄包接住,而后当众打开。众人看时,见印上刻有“尚武神兵”四个字。张道伦在一旁大喊:“各位乡亲,玉皇大帝派南海菩萨赐来玉印一颗,封我等为‘尚武神兵’。”

张道伦言罢,搬来供桌,点上火,纳头便拜。众百姓见状,也都朝天磕头。

冉少波见火候已到,便聚集乡亲,会盟举事。冉慷慨陈词道:“列位父老兄弟,当今天下大乱,社稷不宁,干戈四起,烽烟遍地,我等当借‘神力’,团结一致,救苦救难,铲除不平,替天行道!”

“神兵”举旗之后,冉少波自为神坛主礼,又封了副主礼、将军、师爷、相士、童子、雷神、菩萨、鸡脚二神等大小头目。很快,神兵便发展到二百多人。冉少波率领神兵,终日使枪弄棒,耍刀舞鞭,声

势渐大。

一日，冉少波同张道伦正在率兵练武，有黔东德江神兵李鸿宾派人来见冉少波，求冉发兵相助。李鸿宾为德江枫香溪的“神兵坛主”。李乃松桃人，曾因抱打不平，杀了乡中恶霸，官府索命，逃跑到了松桃境内的野猪岭。时山中有一支绿林队伍，领头的姓卜叫庆忠，是个打铁匠，他不甘官府欺压，上山落草，李鸿宾便与卜庆忠结为异姓兄弟。后卜庆忠率队与官军作战时阵亡，李鸿宾在乱军中得以逃生，一气逃到了婺川县内的虎头山嘎仙洞中，练起了神兵。后来，李鸿宾到了枫香溪，自己立坛为主，招募神兵，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神兵队伍。这支队伍日益壮大，到后来，竟增至三千余人，打垮了地方军沈文斌部，毙伤官兵百余人，杀死官吏多人。是年5月，该县神兵联合围攻了德江县城。谁知，久攻不克，李鸿宾就派人到了丰都，请冉少波派兵相助。冉少波接到信后，立即同张道伦率领人马，星夜赶往德江。到了城下，冉少波与李鸿宾相见。第二日，神兵再攻城。副主礼张道伦一马当先，将手一挥，众神兵呐喊而上，守敌官军见神兵扑了过来，遂将汉阳造一起打响，张道伦饮弹阵亡。众神兵一见副主礼死了，都傻了眼，掉头就跑。冉少波一见此情，立时把衣服甩掉，手举双刀，高喊咒语，一马当先，跃上了城墙，接连砍翻十数名官军，众神兵见主礼的如此英勇，也高喊着“刀枪不入”的咒语真诀，一跃而上城墙，突进了城中。这时，李鸿宾指挥他所统领的神兵，也攻入城内。守城官军见状，弃城而逃，德江遂为神兵占领。自此，“神将冉麻子”之名，便威加川黔边。后来，李鸿宾主动让贤，众神兵拥戴冉少波为主礼，一时间，神兵达四千之众。

当时酉阳城中有个“清剿”队长，名叫李明杰，外号李铁拐。这家伙，是个跨川、黔两省的大恶霸。冉少波决计为民除害，亲率神兵打开了李铁拐存放在酉阳城西南山中的一个粮仓，将粮散与百姓。李铁拐得知后，大怒，发誓要与冉大麻子决一雌雄。冉少波听

了说：“我正要铲除此恶人，今日其自来送死，是他死到临头。”

当下，冉少波祭旗誓师，发兵两路攻打酉阳。李铁拐也率兵迎敌。双方激战在酉阳城南一个叫狗尾巴的地方。冉大麻子亲率的一路与李铁拐军相遇之后，冉大麻子手舞双刀，当先杀入敌阵，刀落之处，人头顿落，只杀得李铁拐兵丁哭爹喊娘，尸首枕藉，纷纷四散逃走。这时，李鸿宾带的一路人马赶到，而官府的兵马也赶到，冉、李两路神兵合到一起，遂与官军激战。这时，李鸿宾手下一个兄弟已为叛徒，他趁李鸿宾不备，杀死李鸿宾，又将另外两名副主礼杀死。主将身亡，神兵立时一阵大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冉大麻子一声大吼，遂又冲入敌阵，两把双刀，舞成了一团花儿，那些官兵虽然有枪，怎奈冉大麻子已进入敌阵之中，官军枪已无用，又见冉大麻子如此英勇，登时纷纷后退，众神兵见此状，一拥而上，官军大败。冉大麻子率神兵追杀，一直追到酉阳城边，才算住手。

此仗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大小战斗，冉大麻子的名声越来越响，土豪劣绅听到“冉大麻子”四个字，无不胆寒。国民党沿河、德江、印江、婺川、松桃、酉阳、秀山、彭水诸县政府，悬赏捉拿冉少波。冉少波大怒，再次率神兵，攻占了德江县城，开仓济贫，分粮十万余斤，冉少波自立为“神兵县长”。次年，又大败地方军黎刚一个团，杀死黎部一名营长，黎刚也险些丧命。这时，印江的神兵男女千余人，也两次攻打印江县城，搞得官军胆战心惊。随即，沿河等地的神兵也四起，大杀贪官污吏，黔东神兵的声势遂日益扩大，迫使地方当权人物四出告急。曰：“神匪四起，连日攻城，政府当局，伤亡溃退，神匪跟追，烧毁官衙数处，灾患日渐。”

为此，官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派人打入神兵内部，加之神兵本身也混进了一些地主豪绅和失意政客，组织严重不纯，以致逐渐被分化瓦解，累遭失败。1925年冬，冉少波率神兵攻打沿河县城时，被黔军廖怀忠部击溃，自此神兵便流落四乡。冉大麻子隐姓埋名，到了湘军贺耀祖部当兵。1926年，当北伐军进攻岳阳时，贺耀

祖部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冉少波随部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行列,经湘阴、平江,入赣北作战。

1927年3月,冉少波所在的独立第2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0军,时第40军与湘军叶开鑫第44军联合成立了两军教导队,训练部队骨干。冉少波入教导队受训。不久,两军又联合举办军官讲习所,冉少波作为优秀分子,又从教导队选入讲习所学习。后来,讲习所并入了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编为步兵第4大队。冉少波进入该校继续受训。

冉少波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到黔军第25军的车鸣翼部的教导队担任军事教官。

1932年冬,贵州军阀犹国才、王家烈之间爆发战争。车鸣翼出师参加犹部,进攻贵阳王家烈,战火蔓延黔境。冉少波亦参战。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熊仲卿。在熊的影响下,冉少波毅然决定到湘鄂川黔边拉武装,建立“打富济贫”的队伍。

1933年春,冉少波和熊仲卿一同来到黔东北的乌江流域的德江、印江、沿河三县交界地区。他们利用驻印江军阀吴湘涛的名义,在袁家湾组建了独立营,冉少波担任营长。仅三个月的时间,独立营就发展到四百多人枪。

为了扩大影响,冉少波率领独立营到沿河枫香溪一带活动。枫香溪附近有个叫龙塘的村子,住着大地主覃礼坤,他倚仗其叔父覃茂松担任贵州省财粮厅厅长要职的权势,勾结当地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冉少波遂率队将其父除掉,覃礼坤逃脱。

独立营的一系列活动,震惊了当局。印江县政府下令通缉冉少波。冉少波先发制人,率领八十四名精壮士兵,趁夜暗包围了县政府,将县长及保警队等头目,一网打尽,并缴获了一批枪支。

覃礼坤听说冉少波袭击了县城,即纠集了沿河、渔家、沙坎、上坝和印江、德江等地民团八百多人,向独立营扑来。

独立营驻袁家湾的第2连遭到突然袭击,全连战士大部阵亡。

连长冉锡珍受伤被俘后惨遭杀害。独立营营部亦被包围。在强敌进攻之下,冉少波率部突围,退守冉家坡。时独立营3连连长丁国安反水投敌。冉少波当机立断,率余部撤离冉家坡,分散隐蔽,等待时机,以待东山再起。

1933年10月,冉少波离乡起程,由重庆坐船到江西九江,想寻机进入苏区当红军。可是,因途中受阻,冉少波只好暂时委身黔军第25军第3师蒋丕绪部任营长,化名张羽峰。

时黔北一带神兵斗争也十分活跃。德江神兵攻占县城,拥立神兵县长,给群众极大的鼓舞。冉少波从声势浩大的神兵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毅然脱离蒋丕绪部,又秘密奔赴德江稳坪一带活动。

稳坪是德江神兵活动的中心。时神兵在国民党军警“围剿”下,渐形瓦解。神兵们纷纷藏匿深山,处境极端困难。冉少波即以自己的真实姓名,首先与“神坛佛主”张羽跃、神将张金殿、张羽让接上了关系。经过联络,神将们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冉少波遂深入到神兵中,向神兵反复宣传“要革命,要胜利,只有找共产党,当红军”的道理。就在这时,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领红3军到了黔东,进入了德江县境。消息传来后,冉少波甚是高兴,当即派人赴婺川与红军接头。因红3军转移到沿河,未能接上。此后,冉少波将神兵活动由隐蔽转为公开,以枫香坝张氏祠堂为根据地,抓紧训练。

神兵的公开活动,使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惊慌。他们趁春耕大忙时节,大部分神兵返家种田,只剩下四十多人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向黔军何应林告密。何应林先派特务混入枫香坝张氏祠堂,将神兵的土铁炮引线拔掉,灌进水,然后以一个连的兵力,突然包围了祠堂。冉少波指挥神兵奋力抗击。

冉少波率部在枫香坝突围后,得知红3军进入印江县境,立即带领神兵到了印江,在刀坝找到了红3军。冉少波即向贺龙详细

汇报了黔东神兵的斗争情况,提出了加入红军,请红军改造神兵的建议。贺龙十分高兴地说:“神兵神将来了,好啊,欢迎你们!”

按着冉少波的建议,贺龙、夏曦等决定对神兵进行招募工作,并加大宣传,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任务的力度。

在沿河县的五谷溪、夹石、毛田坝、枫香溪、鹿井溪、谯家铺一带,为神兵最活跃的地方。早在1932年冬,这一带就发生了张佛祖为首的以抗粮抗捐为目的的农民暴动,揭竿而起的农民达数万人,并成立了三个“神兵团”。德江县的神兵数量更多,号称四十八坛。1933年初,德江神兵打垮了国民党沈文斌师一部,杀掉地方官吏十余人。1934年春,德江大场坝神兵在张佛祖的率领下在稳坪一带与国民党黎刚师多次交战,予国民党军以重创,后张佛祖被国民党军残杀,神兵一时群龙无首,被迫分散转移,活动于密林深洞中。神兵虽然缺乏严密组织和正确的领导,斗争屡受挫折,但给了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旧《沿河县志》写道:“政治不良,民不堪命,而一般无识者流,练神兵于婺川某洞,经三年之久,乃散传各方。”旧《德江县志》写道:“神匪四起,连日攻城,政府当局,伤亡溃退,神匪跟踪痛击,烧毁官衙数处。”

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招募工作,许多神兵纷纷派代表与红3军联络,要求同红军联合抗暴。贺龙在听取了神兵代表的情况介绍后,同关向应商量,决定应神兵要求,率部进抵印江、沿河交界的沙子坡。随后,红3军采取了团结“神坛”的方针,发出了“保卫神坛,保卫神兵家属”的号召。1934年6月底,各地神兵汇集枫香溪,接受红3军的整编。贺龙便以冉少波这支神兵队伍为基础,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张金殿任副师长,熊仲卿任政治委员。

黔东南区的创建

红3军自枫香溪会议之后,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深入到群众之中,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时红3军印发了大量宣传材料,除《告神坛书》外,还有《农民协会纲领》、《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章程草案》等。同时建立乡、区、县、特区四级革命委员会。

到1934年7月中旬,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14个,乡苏维埃政府三十多个,黔东南区初步形成。在建立四级革命委员会的同时,还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德江县六区有个国民党区长,叫秦礼坤,是国民党贵州省财粮厅长秦茂崧的兄弟,平素为非作歹,仗势欺人,红军将其罪恶调查清楚,立即将他抓到了枫香溪,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当场处决。穷人们闻知,无不拍手称快。

1934年7月21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南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的沿河、印江、德江三县的选举代表和红3军的代表一百三十余人,代表中,雇农及手艺人占五十五人,贫农二十五人,中农八人,士兵四人,小商四人,其他成分七人,红军代表三十二人。大会选举了孙秀亮、秦育青等人组成了主席团。夏曦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夏曦代表中央分局致辞,他说:“同志们:今天有沿河、德江、印江的工人、农民、游击队和红3军的代表来参加的黔东南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了,这在贵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我们工人农民出头的日子到了!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今天我们来开会,就是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成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夏曦又说:“当今世界上,苏维埃革命完全胜

利的就是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革命成功,现在不过十七年之久,他们工人、农民的生活,在全世界上算是头一等了!已经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了;农民组织在集体农庄之内;工人每天只做七小时工作。他们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苏维埃革命,现在还不过七年。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几百人的农民游击队,到现在全国有了将近百万的红军,有了六分之一的中国领土。在江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贵州十二省内,都有了苏维埃领土。最大的苏区是中央苏区,有福建、江西、粤赣、闽浙赣四省,还有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等。在1931年12月11日,就举行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华苏维埃领土之内,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工人已经增加了工资,改良了待遇,苛捐杂税也取消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生活,完全有天堂地狱之别。”夏曦在解释了什么是“苏维埃”和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形势后,说:“我们贵州的老百姓,比任何地方的人还要穷还要苦。因为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剥削,已经水深火热了!我们老百姓天天在那里想一个出头的日子,你们一定想出一个皇帝一个真命天子来救你们。同志们!这就想错了!我们中国原先不是有一个宣统皇帝吗?现在他还是在做皇帝,但是他把我们中国东北四省,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引导日本帝国主义来灭亡我们中华民族。所以现在的皇帝是靠不住了!并且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宣统皇帝!”接着,夏曦又讲到神兵,他分析了神兵失败的原因后高声说:“神兵为什么失败的呢?有的说:因为没有枪。这是一个经验,知道要使用新式武器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神兵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领导斗争的有一部分地主豪绅,幻想地主阶级的改良,与地主豪绅妥协,出卖群众的利益,这是斗争真正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坚固的组织,没有近代的军事的训练,还是失败的次要原因。”夏